



閩南語短篇小說 社會組第三名

紅色的三角形

「你欲做一隻快樂的豬，抑是一个痛苦的人？」

— Socrates

1.

自細漢我身體就無好，逐頓飯後的點心就是彼个彩色的藥丸仔，嘛定定請假無去學校。因為按呢，別个小朋友閑看我無爸爸，攏真愛共我創治。

每攏請假隔工去上課，我攏會發現家己的 *thuah-á* 內底，[予人] (*hōng*)*tsinn* 一堆糞埽，滇甲落規塗跤。去一 *tsuā* 便所，轉來冊包時常攏會無去，最後往往是佇資源回收站揣著；彼幾年我的茶鈷不時嘛會[予人] (*hōng*) 偷橐石頭仔、沙仔抑是 *hú-ásu*。老師共我安排坐佇教室的角仔，邊仔就是糞埽桶，同學真愛上課 *tàn* 糞埽，若是糞埽會使拮著我才落入去桶仔內『擦板得分』，彼工就會[予人] (*hōng*) 當做『偶像』—這個『偶像』人人攏想欲做。食中畫時嘛袂放我煞；幾個歹學生看我好欺負，會提一籠對我的碗 *khian*，當作下願池，若無著共我的湯匙、箸 *tàn* 糞埽桶，共我 *kenn-tó* 是 in 上快樂的活動。

我當時非常驚惶，嘛毋知影愛按怎共老師講，討厭去學校；毋過，老師應該嘛毋敢「救」我啦…我的願望就是俗一般的小朋友全款，歡歡喜喜上課，有人願意俗我做伙 *tshit-thô*。

後來發生一件代誌了後，同學著毋敢共我創治矣。

國小四年歇寒進前一個月的某一个拜五，會記得是上國語課的時，我無細膩共飲料 *ián* 倒佇班上 *tshuā* 頭同學的椅子，柱仔好伊俗人咧開講無注意，就坐落矣。下課鐘聲一響，伊就摸兩個『手下』拍我。一个 *bok* 我的鼻仔，另外一个共我 *sak* 落塗腳，踢我的腰，踏我的腹肚，閑輪流踢我。

最後 in 共我對教室扛到走廊，沿路 ná 笑 ná 拖經過隔壁信班、愛班、仁班、孝班、忠班、到福利社的門口，彼陣我的運動褲已經有一半佢跤頭跌以下矣。In 愈看笑愈大聲，「哈哈哈哈，飯桶無穿內褲！」

我的衫破去，鼻仔流血，喙齒嘛落兩粒，血流佢喙內底感覺酸酸嘛鹹鹹，想欲吐的感覺湧來。其他因仔倚佢邊仔笑真大聲，然後毋知發生啥物代誌，我開始 tiuh，圍佢我邊仔的人親像有兩三百人遐濟，jit-tì-léh 漸漸大起來，時間暫停袂走矣……我無法度閤思考任何代誌…四周圍慢慢暗落來……

2.

「老師，歹勢啦！我來 tshuā 阮安安去看病，共老師請假一下。」

「無要緊啦！只是有小朋友咧反應，真驚伊發病，逐工攏心驚驚，現在季安上重要的就是共病看予好，莫閤予同學驚著。」

「好、好！老師真歹勢啦！予你費心！」

等媽媽牽我離開教室，有幾個同學真歡喜，發出歡呼的聲。

自從佢學校昏倒了後，我身體開始變甲真虛弱，開始不時請假、看病、看病、請假，成績受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小學五年、六年按呢無穩定的學習過程，欲排名佢中央已經無啥可能矣。我的病情像無定時的炸彈，啥時會發病我毋知，嘛無把握每一擺攏會使醒過來。

親戚朋友攏認為，彼病真怪奇、真無單純！In 非常熱心，無收任何掛號費，一个一个輪流共我會診；趣味的是，每一个人的答案攏無全。有人講是氣血無順、穴道窒著「任督二脈」，建議看中醫、食中藥長時間調理；有的認為這是神經的問題，愛我做心電圖檢查，閤有人講愛共部分神經用手術燒掉才會治標治本。有的建議民俗療法，拔罐、針灸、整骨；有的認為去廟裡拜拜，飲符仔水、作法、收驚；有的認為……

媽媽對遮真 gâu 講，逐個感覺攏是博士、權威的親友所講的意見，毋知欲按怎才好，但是只要對我的症頭有一點點仔幫助，伊攏會問清楚佢佗位俗聯絡方式，隨 tshuā 我去，向望會當予我莫閤受著病疼的折磨。

彼段日子看上濟的，講實在話，其實是神明壇俗廟。三角窗濟公師父的符仔水照三頓咻，逐領衫無論是短 ng 長 ng，舊衫新衫攏提去陳奶夫人廟祭改過；我的冊包、橐袋仔、領頸仔掛滿符令俗大悲水葉；除了拔罐、

放血、整骨、針灸、收驚、符仔水、祭改，阮嘛有試較進步的「生機飲食」、「能量醫療」、德國的「穴道療法」、食毋知佗一國啥物花的花精、藥水……想會著的媽媽攏替我做矣，但是阮母仔因煞愈來愈無信心……

讀國中了後，我佮姐姐綴媽媽嫁去新爸爸 in 呑。後叔是一個手工目鏡師，客製化高單價的目鏡佇業界真出名。雖然媽媽是有錢人兜的千金，但是嫁予後叔了其實嘛無啥享受著，規工無閒操勞，除了家事以外嘛愛處理店內的大細項代誌，猶閣為著我的病走從，無偌久伊就破病 loh。媽媽就佇一冬後，我十三歲生日彼工，過身矣，留我佮姊姊佇後叔 in 呑過生活。律師講媽媽有留一筆一億的財產予阿姊佮我。

3.

媽媽過身後半冬，我雄雄得著一个怪病，袂使看著三角形，若看著我就會起豬母癲，事後別人若問我拄才發生啥物代誌，我攏毋知影。

我已經看過真濟醫生，in 每一個人攏試過欲分析、理解我，可惜的是，in 嘛檢查袂出啥物問題。毋知影為啥物，看著紅色我就會想著三角形，對我來講，三角形是紅的。有時，我目珠 kheh-kheh，會雄雄看著一寡代誌，就可比拄才。我的腦中親像一台放影機，過去的片段像電影佇我腦中放送……拄開始有淡薄仔花花，後來有寡所在愈來愈清楚，足成才佇我眼前發生全款…街路頂有落葉，邊仔有紅磚道，月光射入樹縫，另外有一个瘦甲 tshun 骨頭的囷仔，褫大目睭看眼前噴火的客廳。但是遮的片段，目一nih 就消失矣。

後叔真關心我的病況，知影我袂使看著三角形佮紅色，規氣就做一個目鏡送予我；目鏡倒爿是藍色的，正爿是青色的，伊講目鏡的原理是利用「光的三原色」做出來的，伊的缺點是：以後我的世界就是水藍仔色，另外看著「紅色」的物件，會變成白色的。伊閣幫我加上淡薄仔『哈哈鏡』的效果，會當避免看著尖尖的物件；後叔誠用心，專工共厝內所有的物件特別處理過，閣去伊一個精神科的好朋友遐提藥仔轉來，照三頓飼我食。

自從掛目鏡閣食藥仔了後，我的病情開始穩定；頂學期的期末考考全班第二名。

國中二年的彼个歇熱的時我驚「無聊」，去共隔壁拄考著雄女的姊姊，借伊國中的「自修」佮「評量」。我開真濟時間佇厝裡讀冊，吸收冊

本內底的知識。共國中三年的冊攏「看」了以後闔無夠氣，走去附近的社區圖書館借冊看。我上有興趣的是探偵小說、心理學、以及數學。按呢讀的結果，真正予我 tshuah — tiô，以前明顯無啥關聯的代誌，這馬竟然攏互相連結做伙；另外，短短兩個月，我學會曉三種現存俗消失的語言。開學以後，以前逐科分數攏是尾班車予老師拍的我，現在是老師喙裡的「小博士」。彼時的我，會當『居高臨下』清清楚楚看著各種無全的規律俗理念匯成一條大河；我聽著班上的優等生咧討論數學、物理化學這類的問題時，開始感覺 in 真趣味嘛真幼稚，我無興趣俗人討論這種初階的觀念，畢竟普通國中生對深層知識無了解。我發現倚佇頂層的感覺無好受，我知影詩人「自緣身在最高層」的感覺，彼毋是驕傲，是寂寞……慢慢仔我放棄俗同學甚至是老師討論課業，只是一個人。

最近我咧開發『APP』闔綴後叔興「運彩」，尤其是「運彩」。我認真研究選手各種數值，演算肉體的驅動力量，俗記錄每一个球場的特性，去了解「讓分」、「勝分差」……用「微積分」俗『Giant.L 微分程式』（我發明的）來解決，寫落一个闔一个數學算式，世間所有事物運行的法則，不過就是空間量子論俗時間的相對性。毋管是開發『APP』抑是研究「運彩」，不只是為著滿足我對數理方面的興趣，我上大的目的是，希望會當替後叔還數。後叔俗媽媽結婚進前就四界借錢跋球；「運彩」嘛無予我失望過，照進度闔四場比賽應該就會使共後叔的數還予了。

4.

國中三年頂學期猶未過了，我的感知失調變甲難分難捨、愈來愈嚴重，昏倒的時間愈來愈長，精醒的時間越來越短，已經予我無法度闔佇學校學習矣，不得已愛辦休學。我想講開一兩個月的時間來共這個怪病治予好，才闔轉去學校，繼續做我的資優生。彼時的我，對未來猶原充滿期待。

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半冬……過去，我毋若時間愈拖愈長，這個怪病幾偌擺差一點著欲討我的命。休學治病，除了出外看病，其他時間擺佇厝，同學平常的時間擺佇學校上課，拜六 in 會來揣我開講；後叔全款真照顧我，斟茶予我啉、闔飼我食藥仔，三頓、生活，攏是伊咧幫我發落。看我攏無啥物起色，伊決定 tshuā 我去伊精神科醫師朋友遐會診。

病院兩爿有兩棟一模一樣像「打狗領事館」的紅磚建築，門框俗窗

檯攏漆成牛奶色，窗外有鐵網仔，窗仔的玻璃因為海風的緣故，有淡薄仔反黃。病院大樓本身是白色的有十二層，看起來閤真新。行入去醫生的醫學研究中心內底，除了醫生佮兩位護士，另外有兩個人佇邊仔手提筆記本偎倚壁倚咧，醫生無加講啥，問我欲上便所無，我幌頭，「好，按呢咱開始！」伊就共兩位護士頃頭示意。

In 隨共我做『磁共振造影掃描』，伊發現我念到題本內底的 03、12、102、18 四組數字，處理色水的大腦區會發光。醫生閤問我 03 佇我腦中的模樣，「tshu-kiā、有尖尖的感覺…有寡紅色佇內底」。

「伊的病可能會使醫，嘛可能無辦法…阮愛先做一寡身軀佮心理的測驗揣出病因才會知，這需要一寡時間。」後叔共一位掛眼鏡斯文斯文的阿叔頃頭。

醫生繼咧講：「開始治療，就愛繼續，這款治療可能進行幾仔個月攏看袂出任何效果，但是嘛有可能一下仔忽然出現奇蹟。毋過，我毋敢向恁保證任何代誌，一切攏需要運氣……甚至連我嘛無清楚這個病的過去、現在佮未來，恁愛有心理準備。」

醫生無對我講啥，只是細聲叫我以後逐禮拜去 in 呑揣伊一工。

5.

醫師 in 呑佇西仔灣邊的半山腰，去到 in 呑進前會先經過一片樹林，後叔 tshuā 我行過中央的小路，行出樹林後是一條人工打造的細條路，像笑面款穿過花園。醫師 in 呑的外表是歐洲式的建築，一座白色的城堡。

伊的諮詢室是一間真大、日照真好的房間，毋過煞非常 khoah-khàng，有油漆的味，應該是柱裝潢好。我一坐 phòng 椅，掛 tshuì-am 的醫師娘就共我圍 ām 巾。醫師娘佮後叔一前一後行出諮詢室，賄我佮醫生面對面。醫生後壁有一個時鐘，秒針咧行的聲「嘒、嘒、嘒、嘒…」像對我無耐煩款。

.....

「足久足久以前有一個所在，路牌阿方佮石頭阿圓是好朋友。」

一開始就講古？嗯…我開始想像路牌佮石頭手牽手的模樣。

「阿方佮阿圓躡佇山腰，過甲真快樂。阿圓真欣羨阿方逐共人報路，模樣真奢颺，阿圓就問阿方，愛按怎才會使像伊全款風神咧？」

「真簡單！你落山就好矣！」

「有一工，阿圓就落山，伊開始輾，開始輾，速度愈來愈緊，後來，伊就變成路牌矣。」醫生對我微笑，伊笑的方式予我感覺，阮已經開始習慣對方的節奏，開始知影欲按怎倂對方做伙。

我等伊繼咧講。

「毋過，伊嘛無法度閤行路矣。」

講到遮，故事結束矣……

然後每禮拜一擺，拜六下晡，俗伊討論一寡我困擾的代誌。佢醫生 in 呶，阮就坐佢遐，伊聽我講話，伊講這是心理治療；意思是講出心內的代誌會予人較爽快一點仔。伊另外會提藥仔予我食，欲食進前伊會先予我食義美雞卵捲、牛角、膨餅、雞卵糕……等等，一面開講。去治療 6 個月，我已經因為蛀齒予醫生掏神經閤裝兩粒假喙齒。

第四禮拜，醫生講欲開始正式的療程，對這禮拜開始，除了講話，伊會對我做行為療法、智力測驗閤有『羅夏克』墨跡測驗 (Rorschach Test)。

6.

房間門慢慢仔拍開，阿姊對我行過來。

伊雙眼無神、空洞，伴著伊房間傳來『Simon &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的歌聲行過來，後叔嘛對內底行出來，對阿姊微微仔笑，然後行去廚房。毋過阿姊無注意著後叔的表情，伊可能嘛毋知我坐佢邊仔。我想欲共阿姊攬牢咧，想欲共伊講「安啦……無代誌」，因為伊咧 tshuah……

原本坐佢我邊仔的阿姊，親像雄雄想著啥，待起來行去廚房，伊的跤有淡薄仔臭火焦，閤熗煙，每行一步伊的腿予火燒的範圍就愈大，伊行入去廚房的時，已經變做一粒大火球。

「 $12345+6789= ?$ 」

「19134。」

「 $14789\div2563= ?$ 」

「5.7701911。」

「 $258\times357-6789+6541= ?$ 」

「98647。」

「 $98647 \times 63 - 25891 + 234 - 568974 = ?$ 」

「5620130。」

.....

醫生提計算機對我進行算數的測驗。伊柱共題目講了，我的答案就隨發出來，就算講題目愈來愈困難，我嘛是佢伊題目柱唸了就隨講出答案；而且醫生手裡的計算機閑比我慢半秒，對我來講，每一个數字攏有無全的形狀、色水、抑是個性，1 到 9999 攏是特別的！演算的過程，就親像我去搖一欖大樹.....數字就是樹葉，伊會對樹頂飄落，了後我共伊撿起來。

「咱來做『羅夏克』墨跡測驗」

「『羅夏克』墨跡測驗，he 啥？」

伊微微仔笑講：「無啥啦！只是一種人格測驗爾，莫煩惱！看遮的卡片，想看 māi 內底可能是啥物？共我講你看著啥？每一个人看著的可能攏無全，共我講遮的卡片予你想著啥？.....」

「嗯.....同學、糞埽桶.....冊包、福利社.....媽媽.....爸爸、刀仔、阿姊、我.....目鏡.....」我想著啥就講啥，攏靠直覺。

「季安，你有阿姊？」

「以前.....嗯.....伊過身矣。」阿姊過身已經一冬矣，但是佢暗頭時，就會佢我的夢中活過來。有時陣透早跔起來，有幾分鐘攏認為伊就佢客廳佢媽媽咧講是非，足像有二十個人全款，吵吵鬧鬧。我已經習慣，uì 夢中醒來，然後親像是一種類似柱仔出世的狀態.....一片空白.....目睭 nih 幾下、hah-hì、按照時間順序對記憶洗牌，最後面對現在。

但是，猶原有足濟看起來無啥關係的物件用莫名其妙的方式，引起我佢腦海深層，有關阿姊的回憶：一領裘仔、學生仔的笑聲、一碗綠豆蒜、胭脂的廣告、一組膨椅。所有引起記憶的物件當中，予我上痛苦的是一火；『lai-tah』嘆一聲點起，瓦斯爐嘩嘩的火，大樓爆炸聲噴出來的大火，抑是像眼前，佢我周圍向窗外四面的樹林燒去，看袂著底，予人絕望的烈火。

「刀仔？恁爸爸閻恁阿姊佢刀仔 in 之間敢有啥物關聯？」

「無。」我搖頭。

醫師對我微笑，「下禮拜是你的病情發表，轉去厝愛定時食藥仔，好好仔歇睏喔！」

7.

今仔日是我的治療成果發表，後叔先 tshuā 我去鉸頭毛。

設計師抽走 ām 巾，提一面鏡予我對後面看頭毛修剪了後的模樣，嘆……像『阿甘』全款。對前後兩面鏡互相反映的景象內底，我看著家己佇鏡裡複製出無以計數相全的畫面，親像無限的空間全款，一直延伸……非常深遠、深遠…『〈 The Sound of Silence 〉』的音樂聲勻勻仔流洩…我看著阿姊像死豬全款倒佇廚房，胸坎插一支三角形的刀仔。我非常驚惶想欲喝叫，但是聲音哽佇嚨喉，我用手撻起頂懸身，用盡氣力向前爬：「阿姊，我對不 kh……」，大火煞隨吞一切。

我目睭瞪大，汗一滴一滴流落來…tó 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我到底是 [唔物人] (siāng) ？

到病院了後，醫生叫我佇診療室等，伊愛先對我的病情做簡報；對象除了後叔，邊仔有警察、檢察官閣幾個掛目鏡應該是社工的女士，我認出其中一个檢察官是頂回陪診的斯文阿叔。真奇怪，為啥物連警察佮檢察官嘛欲來聽，因為我的病真特殊？

老實講，我非常緊張！我敢會使佮普通人全款生活？袂閻昏倒、吐波、毋驚三角形、毋驚紅色，袂看著種種阿姊的影像……

「今仔日請恁來，欲予恁知影…」

「經過阮半冬的檢查，李季安突發的妄想症是豬母癲引起的，起豬母癲又閣是感知失調造成；這半冬來治療主要就是消除伊的腦對特別的形狀佮色水所引起的病變，但是最近我發現，消除病變的治療，煞產生非立即顯現的副作用…伊的『前額葉』有著傷過，我的意思是講，診療佮藥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除了無法度控制伊的暴力傾向，顛倒增加伊的妄想症、精神分裂。雖然最近病情小寡仔穩定，較罕昏倒，但是照伊這馬的身體指數做判斷，若是閣起癲，有性命的危險。」

「按呢欲按怎？只要季安袂死，按怎我攏願意做！」

「愛做『額葉』切除手術。」

「切除額葉後，伊袂閻驚惶，袂有情緒出現，伊毋免承受負擔佮折磨矣。伊會活佇家己的樂園。」

.....

In一陣人對內底行出來，醫生提一份「腦科手術同意書」欲予後叔簽，

我有偷看一下，只看著像下面按呢的符號：

(iEpil.sit.Ω-i Ǝ RED+ahO.)+seng № *kongKEeN*lohLOBo.

後叔真緊看了條款、簽名，然後對醫生行禮，喙角有小吊一下。

8.

「伊的目睭下底有烏目墘，像伊的烏頭毛遐烏。目睭瞪甲真大，親像兩座隨時會噴發的火山，無論伊看著啥，彼物件攏佇翕相機鏡頭以外，佇翕相師的目光之外，可能無佇任何咱知的世界。」

「嗯……所以這是伊最後一張相片？」

「嘛是最後一面。」

「……」

「妳講伊舊年歇熱有去揣妳開講？攏對妳講啥物？」

「伊講自從媽媽過身了後，阿姊就一直予後叔欺負…但是阿姊攏無講。一直到有一工，應該是…三月十二，伊聽著阿姊想欲反抗，煞予後叔威脅若是無照伊的意思，伊保證季安袂活過 18 歲…然後會慢慢仔折磨伊；閣講娶 in 媽媽是為著錢…」

「錢？」

「聽講『安安』的媽媽真有錢，有留一億的財產予阿姊俗伊。」

「無後叔的份。啊……後來咧？」

「阿姊俗後叔佇廚房，無注意電視看一半欲揣阿姊的『安安』倚佇門外。」

「伊攏聽著矣？」

「攏聽著矣。」

「為啥物伊會…」

「你講刨 in 阿姊是無？」

「嗯……」

「伊聽著遐的話非常傷心嘛非常生氣，就順手 giāh 後叔的工具，三角板刀，向後叔縱去，煞失手刨死 in 阿姊。」

「……」

「……」

「妳當時按怎共講？」

「……彼當時我只是共安慰。」

「為啥物？」

「……」

「後來，伊後叔就共警察恰社工師講伊有精神方面的問題，閣送伊去精神病院做半冬的治療兼評量，後來評估的結果是，伊病情愈來愈嚴重，若是閣發豬母癲，可能會死。」

「……。嗯」

「醫師的判斷是，予季安逐工惡夢連連、幻覺不斷、發癲然後痛苦到死，抑是做切除『額葉』的手術，予伊失去感知的能力。」

「照道義來講，後叔只好選手術是無？」

「……」

「恁檢察官毋是攏有參與著？攏無懷疑過呢？恁這馬去驗『安安』，伊體內一定有真濟毒藥！」

「遐的藥物以及伊所做的治療攏是合法的。」

「恁遮的公務人員攏按呢！只要有人的內心捌發生過重大創傷，彼个痛苦的記持就會予變成 in[予人] (hōng) 宣判是神精病的理由！恁會講，你看你看，發生遐爾嚴重的事件，伊無法度承受，起痛矣嘛是應該的！遐慘的代誌發生佇咱家己身上，早就想欲自殺矣！」

「毋過……」

「而且一個人一旦予醫生宣判精神病患，伊所做的一切攏[予人] (hōng) 看做無正常；，就算是正當的防衛嘛會[予人] (hōng) 講成是暴力攻擊，解釋事實嘛會[予人] (hōng) 誤解是毋敢面對現實咧編故事。」

「你講的攏無毋著。實在講，法律……」

「對！法律就是按呢！自伊的媽媽過身彼刻...伊就無應該繼續活咧...敢毋是咧？...」

作者感言



吳奇曄 藍色巨人

除了感謝抑是感謝！多謝主辦、承辦單位對文學比賽的付出、多謝評委老師的賞識、多謝天兵天將團兩位好朋友俗團長老師的扶持，多謝我辛苦的腰子（咻一堆咖啡）。

目前寫的短篇小說，每一篇對我來講都是新的試驗：進前 bat 寫過科學俗佛經、戰爭俗回憶的題材，和這擺色水俗大腦的懸疑故事，

雖然寫 kah 規頭白頭毛，毋過會當共腦海中所想的，由點成線然後發展成面，變成完整的故事共大家分享、俗大家產生靈魂的連結，是一件真使人歡喜的代誌。

講到連結，我會記得高中的時陣，有一擺俗兩個同學偷走學，無去晚自習，sô 去運動埕咻咖啡開講；我問 in 圓、三角閣正方形分別應該是青色、紅色、黃色佗一色？結果，阮三個人的答案擺無全。

所以，濟年了後，特別寫這篇小說欲來共大家洗腦...講耍笑的！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